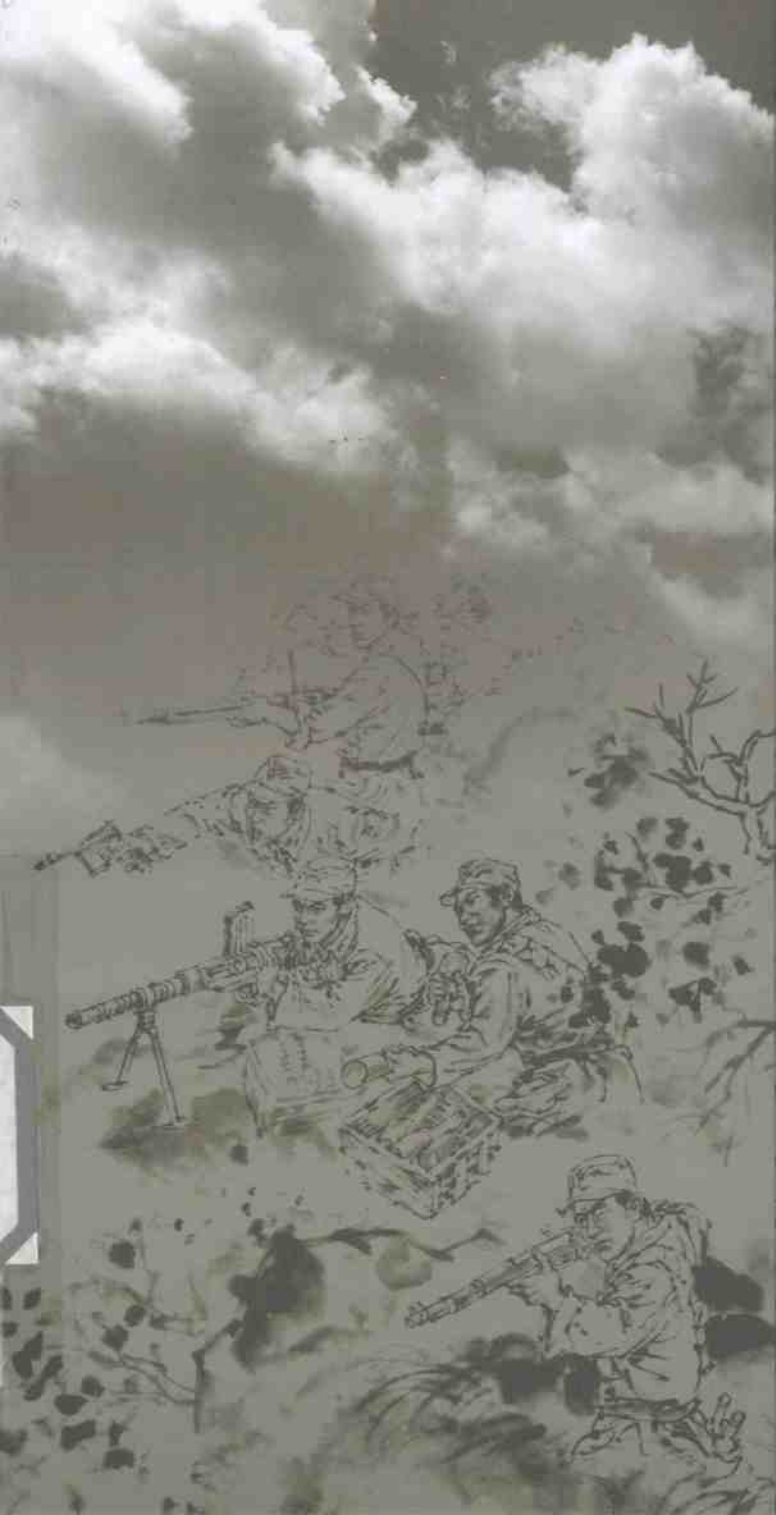


徐大年 著

战争年代回顾



战争年代回忆

徐向前 著

二〇〇七年八月

书 名: 战争年代回顾

委印单位: 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承印单位: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92 千

印制数量: 1000 册

印制日期: 2007 年 8 月

准印证号: 浙内图准字[2007]13 号

序 言



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大汶口战斗时，在战场与林暉同志合影，由前线军事记者鲁山同志所摄。

徐大年同志的回忆录《战争年代回顾》，很值得一读。他在少年时期就参加了革命。浙东的青年战士，都具有作战勇敢，学习努力，不怕艰难困苦，誓为实现崇高理想而献身的伟大精神。徐大年就是一位这样的同志，我有幸为他的著作写序十分高兴。

记得 1946 年 6 月，我们头上还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就露出了发动全面内战的狰狞面目。我一纵队二旅奉命攻打盘踞于津浦路大汶口的伪军吴化文部。（后吴

率部起义)徐大年同志和纵队《前锋报》记者鲁山同志到大汶口前线采访回来,走到大汶口以南大汶河沙滩上,敌机疯狂扫射投弹。我到前线去,我们正好相会,当即就地卧倒。敌机飞走后,我们把炸弹片和二毫米炮弹壳集中在一起,由鲁山同志为我和徐大年同志摄下了一张难得的照片。我在照片上写下了“轰炸以后”四个字。这些往事历历在目。这证实了徐大年同志是经历了长期战火的锻炼与考验。因此他的作品也是有战斗生活作为基础的。

林晖

2007年8月6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 1、三友酒店 (1)
- 2、火烧日伪军横河据点 (10)
- 3、区委书记朱敬之同志光荣殉职 (13)
- 4、护送郭静唐同志 (18)
- 5、小鬼 (27)
- 6、好友杨光德 (31)
- 7、回龙寺闯关 (37)
- 8、一次险恶的遭遇 (42)
- 9、与狼同行的时刻 (47)
- 10、奸细宋大金 (51)
- 11、我在马渚区常备队 (59)
- 12、慈溪抗战生活拾遗 (70)
- 13、北撤纪实 (93)
- 14、华丰——半年和平生活 (107)

15、大汶口战斗	(118)
16、在徐家村	(130)
17、宿北战役花絮	(148)
18、鲁南大捷	(153)
19、莱芜大捷	(160)
20、孟良崮大捷	(166)
21、重访徐家村	(170)
22、马——最可信赖的朋友	(182)
23、鲁西南突围(一)滕县失利	(191)
24、鲁西南突围(二)粮食困难	(200)
25、鲁西南突围(三)过大沙河	(206)
26、鲁西南突围(四)难忘的马坡	(210)
27、鲁西南突围(五)掉队三天	(218)
28、“三查三整”运动	(226)
29、七星集战斗	(246)
30、奉调纵队教导团学习	(257)
31、走近没有硝烟的战场	(267)
(上)在曲阜城	(267)
(下)粟裕司令亲切接见	(271)
32、无名英雄	(275)



三友酒店

“三友酒店”是抗日战争时期建在日伪军据点浒山镇上的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

早年的浒山,是余姚县属下的一个市镇。但是,其规模相当可观,它有厚实的城墙,在东南西北四方各设有一座城门,四座城门都相当于小型的隧道。城墙外有四通八达的护城河贯通内外。

1940年日寇铁蹄踏进我们的家乡后,浒山镇就成了它们的中心据点之一。在浒山城内,驻有一队日本鬼子,还驻有汪精卫的伪中警一部和伪浙江保安团一部,在浒山东门外一家当铺里,驻扎着伪十师一个连(缺一个排,驻在横河据点)。城内还驻扎着一个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的别动队。这个别动队非常反动,其成员都是日寇在当地网罗的一些地痞流氓和极反动的份子。他们一律便衣短枪,日夜四出活动,专门对付我党的秘密地下工作人员和抗日力量。他们是日寇的鹰犬和最凶恶的帮凶。此外,城内还设有伪区政府,镇公所等日伪行政机关。



解放战争时的徐大雄

“三友酒店”就开设在环境极其恶劣的浒山东门外二三十米处。徐大雄是该店的负责人,也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地下联络站的一切活动百分之百是在极端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一旦有了情报和发现情况,立即写成小纸片,自己动手卷成火柴梗大小的小纸卷,卷在“白纸香烟”里面,派人

送至道林附近的一个接头地点。当时市场充斥着各种包装的白纸香烟。有十支装,二十支装和五十支装一包的,一律用劣质白纸包装。许多人家备有土制的卷烟机。“三友酒店”也备有一只,卷香烟很方便,递送情报的小纸片写成后,卷成火柴棒似的纸卷,卷进香烟里面。然后将买来的一包白纸香烟打开,抽出一支,将装有情报的一支补进去,就带在身上出门了。日伪军一有活动,我们的情报就抄近路送出了。记得1944年春季的某一天,田岫山的部队出东门经过街上。田岫山原是国民党军88团团长,老百姓俗称他“田胡子”。日寇进攻,他没有服从当局命令撤退,而是和89团(团长张俊生,俗称张胡子,后来起义。曾任华野一纵队副参谋长)一起留在了浙南山区。田胡子则一时靠拢我军,



一时又投降日寇，反反复复，投机取巧。当时他又一次投降了日寇，带领部队经过日寇据点浒山镇，我们不仅立即将此情报送出，而且还清点了它的人枪装备……。

还记得大约在 1942 年的某月，上级派一位胡章生同志秘密来到“三友酒店”，与徐大雄两人在内室促膝密谈，说话的声音仅容两人听见。后来又一句跟一句的教唱“国际歌”。我是在给胡章生同志送茶水时听见的。若干年后，当我也会唱国际歌时，才能理解当时的意义。在极端恐怖的白色统治下，胡章生同志专程来三友酒店联系工作，肯定意义不凡。

在“三友酒店”曾经发生过一场虚惊。一次，徐大雄派钱静和出去送情报，但是钱静和当天没有返回，显然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大家都感到忧心忡忡。“三友酒店”当晚作了应变的准备，如隐藏财物，疏散人员……等等。钱静和直至第二天下午才回来，据说是在回来的路上被“野机部队”（土匪武装）扣留了。回来时但见他头发蓬乱，一副受过苦难的形状。既已回了家，听他讲述了脱险的经过，也就放心了。

某一天，上级派一位可靠的山村农妇来浒山给“三友酒店”徐大雄送一封信。信送到后，这位农妇顺便去看望了一位家住浒山城内的亲戚姐妹，并在她家里留宿。两姐妹

多日不见，她在不经意间说到了这次来浒山，是给三友酒店的徐大雄送一封信。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位亲友不久前已经和一名伪军军官结了婚，成了一名伪军官太太。即使她后来知道了这个情况，也没当回事，压根儿没想到会造成什么后果，因为她只是和小姐妹随便聊聊的嘛。

由于三友酒店的一切行动极其细心谨慎，几年来的秘密活动一直相安无事。然而，到了1945年的春天，突然出现了一些异常：那几天，浒山的汉奸别动队一名姓夏的副队长，经常在三友酒店门前来来往往，两只贼溜溜的眼睛死死的往店里面窥视。初时，大家并不在意，但徐大雄立即捕捉到了它的严重性。一天，他悄悄对我说：“这几天我去天元（镇），万一有什么情况发生，你请俞师傅（三友酒店的老职工）去天元。你自己照常去浒山医院看毛病……”我心领神会，一一答应。这以后的几天，那个姓夏的别动队副队长日甚一日更加露骨地监视着“三友”。三友酒店依然照常每日开门营业，就当没有任何事发生一般，只是徐大雄几天来一直不再在店内出现。

如此过了三五天，汉奸别动队的队长高云瑞带领一群人马突然闯进了三友酒店。当得知徐大雄不在店内时，他把我叫到门口，装出一副很和蔼的样子对我说：“阿年，你哥哥去哪里了？”（这里说明一点，高云瑞是浒山以东十多



华里一个叫作高河塘村的人，他是我姑妈的侄子。早年我姑妈在世时，我家和姑妈家原是有往来的，姑妈去世后就中断联系。因此，我们与高云瑞多少有点沾亲带故，他是认识我的）。我当时回答他说：“我哥哥生意上的事情从来不对我讲的，我不知道他这次又去了哪里。”高云瑞又说：“你去把你哥哥找回来，你对他说，我们有一点事情，请他到我们总部来谈谈。你叫他放心，我们绝对不会难为他的，请大雄哥尽管放心。”高云瑞显然不会明白，我当时已是抗日游击队的一名战士，不久前因患疟疾（俗称卖柴病）和痢疾急性发作，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在病重之际，由部队请两名老百姓将我抬送到胜山老家，后由家人送我在浒山医院（即解放后的浒山人民医院）门诊医治。经过路念士院长二十余天的诊治，很快康复。只是大病初愈，一时还不能返回部队。徐大雄为了便于治病，将我从胜山老家接到三友酒店暂住。因为三友酒店与浒山医院同在浒山东门外，近在咫尺。我虽然还很年幼，但高云瑞这点雕虫小技瞒不了他的狼子野心。我心里十分明白：他这是在诱骗我们上当。我当时表面上满口答应应付他，心中却自有主意。待高云瑞前脚刚离开，我立即遵照徐大雄的嘱咐，请俞师傅马上动身赶往天元镇，将在浒山发生的一切面告徐大雄。俞师傅刚出门，我自己连一分钟也不敢多留，从后门溜出去，直奔

胜山老家。到了胜山，遇上二哥徐大满，要他不吃午饭就动身赶往天元，向大哥面告紧急情况。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备有敌人在暗中盯我的梢。

当晚，徐大雄也赶回到胜山家中，向全家安排了紧急预防措施。

次日，从浒山传来了消息，高云瑞由于不仅没有诱捕到徐大雄，连他的弟弟徐大年也跑得无影无踪，便带领全体别动队包围了三友酒店，搜了个底朝天。凡是值钱之物，彻底洗劫一空，不能带走的则就地砸烂。然后封了店。还抓走了另一名店东朱颖如先生和一名学徒卢林元……。得知这一消息后，徐大雄就知道敌人决不会就此罢休，便抓紧时间作应变的准备。次日，刚吃罢早饭，便安排我去大路上望风，一家人继续作应变的准备。我来到大路上一家小店门前，那儿正有一二十位闲来无事的老年农民散聚在一起聊着天。我也在他们之中，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忽然，稍不留神，两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野：其中之一便是浒山的汉奸别动队副队长夏某，两人各执短枪掩于背后，朝我的方向走来。此刻两者相距约有四五十米。我立即闪身靠在一位我叫他“臣鉴太公”的本族长辈身后，小声说：“别动队来抓我们了。”臣鉴太公二话没说，一把将我推进小店之内，说了句“快躲进去！”他自己立即折进了一条小路，朝



我们家方向奔去。不一会儿，两个别动队员从小店门口通过，我从后门远远望见敌大队人马已上了一座石桥。这时小店主人徐永大在我背后一推说：“快到我家去躲起来”。我便顺势离开小店。但我没有去永大的家，他家太远，担心被别动队看到，见巨鉴太公家的大门开着，就进去了。我对他们家说了句“汉奸来抓我了”，他们便护着我出了后门，将我送进了另一家阿奎家的后门，藏了起来。这时我心中十分焦急，担心家里人的安全，便从房内冲到一扇小窗口，此处望出去正东约 200 余米，正是我家方向，只是中间还隔着一个竹园，不能直接看到我家里发生的一切……。

再说汉奸别动队，在高云瑞的带领下，天微明就离开了浒山镇，过了白沙，一路行人稀少，遇到一位挑着担子做小生意的，便向他问路。此人叫郁嘉申，是胜山徐大雄的同村邻里，听说找徐大雄家，他心里先是一惊，脑子里立刻做出一个决定：“我得赶在他们前面去报信。”于是他给别动队指了一条沿二灶江而行的远路，待别动队过去，他马上折进一条田间小道，凭着自己年轻力壮，挑着担子飞一般的抄近路往胜山狂奔，沿途连小生意也不做了。十多里的路程，衣衫全湿透了，直到快近村口，碰见了出村去劳动的徐志煊，他忙撂下担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去大雄家里报信，别动队来抓他了，快要到了，快去……。”志煊听了

此言，忙返回家告知了妈妈。他妈妈一听，急了，忙说：那你还不快去大雄家里报信！？于是志焯跑到了徐大雄家，还未进门就大声叫道：大雄哥，快跑，别动队来抓你了……。此时的徐大雄家刚刚吃罢早饭，碗筷还没有收拾，听见叫喊，便四散往相好的邻居家逃避。

别动队闯进徐大雄家，见空无一人，但发现桌面上的碗筷还摊着，就知道一家人刚刚逃出。立即命令全体汉奸挨家挨户四散搜索。乡邻们人人都说不知道。高云瑞毫无办法，又不敢久留。只好命令手下找船拉夫，将家中凡是能用之物都往船上装，能装走的物品装了三满船，不能带走的统统就地砸烂，坛坛罐罐和碗碟砸的满地皆是，又把门口的三只大水缸也砸碎，甚至连无法带走的大床架也在室内就地砸烂。他们抓不到人，又一次扑了个空，就拿家具出气，室内已是空空如也，便带上三船“胜利”品，水陆并进而归。至此，我们这个家已是荡然无存。但是，为了抗日，为了革命，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只能更加激发我们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和抗日意志！

敌人走了，乡亲们都出来了，互相传告着“走啦走啦，一个也没有抓到”。大家奔走相告，很快就传进了我们的耳朵，我不顾一切地冲出去，第一个来到家门口，但见房子内外一片狼藉，地上到处是水和砸烂之物。一推门，门是从里



面钉死的，绕到后门，见有两条封条贴在门上，猛一推，门开了，眼前已是家徒四壁，只有几根大床的床架，横七竖八堆在室内。往几个房间看看，没留下一件可用之物，尤其使人痛心的是，连挂在墙上的一张父亲画像，也被揉成一团丢弃在地上（这张老父的残留画像，后被亲友徐大水拾取保护，解放后交还给了我们。我将这幅画像带回南京请高手重画后至今还挂在家中珍藏，留作珍贵的纪念）。

第二个冲进家门的是我的姐夫郁永华。他二话没说，扶着我就利用一条农船渡到河东岸，陪伴我直往“讨饭塘头”（今改黎阳村）我小姨妈家暂避。数天后的一个傍晚，仍由姐夫将我带往另一位亲友郁华台家中。当晚半夜时分，由华台哥护送，我们通过浒山附近别动队经常活动的敌占区，天微明时，从彭桥进入了山区我游击根据地，很快找到了中共浒山区委，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队伍。

解放后，人民政府将高云瑞在上海抓获，押回浒山，还邀请我们家派代表参加了枪决高云瑞的公判大会。如今，嘉申先生业已作古。在他生前，我们曾多次带着礼品拜访，徐大雄还曾两次把他邀请到杭州，同游西湖美景。志煊先生如今还健在，由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对革命作出过贡献，现在每月都在领取政府颁发的荣誉补贴，安享晚年。

火烧日伪军横河据点

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天，有群众来向我们报告，说是驻横河据点的伪军又去浒山了。

横河据点，驻的是浒山东门外典当铺里的伪军第十师一个连派出的一个排。据说，该连有重要的活动时，由于两地相距很近，这个排就集体整队前往参加。

我们获此情报后，徐大雄立即与民兵基干队长小方商议了一下，认为横河据点是日伪军浒山中心据点的一个前哨据点，如能拔除横河据点，将更有利于抗日武装开展活动，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机会难得，事不宜迟。决定立即行动，赶到横河现场观察一番，力求烧毁敌人的这个据点。为了争取时间，也来不及去向上级（中共浒山区委）请示报告了。于是，我们一行三人就匆匆起程下山。三人中徐大雄是一位民运工作干部，仅他有一支手枪；民兵基干队长小方和我（浒山区委的通信员）都只有两枚手榴弹。小方个儿不高，但身板非常结实，看上去浑身是劲。此人既机灵又勇敢，在多次抗日活动中有过出色的表现。